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通說卷十九

詳校官通政使臣夢吉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學正臣李嶟

謄録監生臣任嘉春

春秋通說卷九

宋 黄仲炎 撰

成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無冰

三月作丘甲

作丘甲者杜預以爲周制甸出甲士三人今魯使丘出之是丘出甸賦也孫覺氏非之以爲丘出甸賦丘豈能供之哉魯成雖暴刻不應頓取於人如此之暴

也蓋古者四邑爲丘四丘爲甸一甸之地兼有四丘而出長轂一乘戎馬四疋牛十二

十二人成公始作丘甲則是丘出一甲而甸出甲士四人也往者三人今增其一丘出一人焉爾從孫氏之說則是一甸之地甲士一人則百甸所增者百人爾然魯將伐齊故作丘甲𥧌之戰四卿並將蓋前此所未有也其勢必大益兵度其苛賦於民者不止於一甸增一甲士也夫仁人之爲國也不虛內以事外

不困民以奉畝不仁者反是貪戰勝攻取則增賦益兵於是民不勝僣慝矣孟子曰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葢言貪戰之必克則增賦益兵使民不堪命非民賊而何民賊者魯成公與四卿當之矣可不戒哉或謂丘出甸賦則什賦三四矣何至哀公時方有二猶不足之嘆耶曰魯為伐齊故作丘甲一時暴民非必以為常也惟初税畝用田賦為常制爾故作丘甲不言賦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按左氏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徼戎遂伐之敗焉蓋既平戎又徼而伐之乘其不備也王者不以信義服人心而挾詐以僥倖正使成功亦不足貴已矧喪師乎故書曰王師敗績于茅戎過在王師也其不言戰而以自敗爲文者明至尊無敵之義也

冬十月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

晉郤克切齒於婦人一笑之辱遂伐齊以洩其忿鞌之戰蓋晉大夫專權逞忿之兵也魯衛曹皆從霸令

者也然魯獨以四卿會之何哉魯自季友卒政歸仲氏宣公薨歸父奔齊故四卿專政而懼歸父因齊以入也於是併力挫齊始分公室而不相下故與尸之也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爰婁

楚屈完來盟于召陵不稱使見楚子之不屈也楚始強也齊國佐來盟于爰婁稱齊使見齊侯之屈也大夫強也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庚寅衛侯速卒

取汶陽田

爰婁之盟晉人使齊返魯衛之侵地故魯取汶陽田

還舊地也還舊地正也何以書惡由諸大夫之力取

之也

冬楚師鄭師侵衛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

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左氏謂蜀之盟卿不書匱盟也於是畏晉而竊與楚盟曰匱盟非也楚自得志于邲橫行於中國諸侯之不附楚者蓋鮮矣今其號召列國之君臣羣至于蜀而公然爲之盟主而列國之君臣亦公然受楚之盟是豈謂之畏晉而竊盟哉使列國竊與楚盟而晉莫之知亦可謂塗塞耳目之甚矣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辛亥葬衛穆公二月公至自伐鄭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新宮者三傳皆謂宣公新主入廟故曰新宮非也春秋書先君之宮未有不書謚者曰丹桓宮立煬宮有事于武宮之類是也若曰先公新主之廟故謂之新宮則閔二年吉禘于莊公文二年躋僖公者可謂新主矣何以不曰新宮而曰莊公僖公哉由此觀之則知新宮非宣宮明矣春秋於土木之功踰越舊制者則以新言之如新延廏新作南門新作雉門及兩觀

是也魯成狃於戰鑵之勝侈欲横生於是别爲新宫如晉之箎虒祁者怨讟動於民則天火之故曰新宫災明非舊制也所以爲後世人君崇侈宫室者之戒也昭十八年鄭災三日哭國不市葢爲國與民哭之也今新宫災失侈欲之奉何哭之有故書曰三日哭言不當哭也檀弓以新宫爲先君之宫三日哭爲得禮葢漢儒沿三傳之訛說爾

乙亥葬宋文公夏公如晉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公至

自晉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汶陽魯故地棘汶陽邑也昔奪於齊今歸於魯則其故邑人民宜懷其舊主願附於魯也今棘乃不服至勤用師以圍之何哉胡氏謂魯於是初税畝作丘甲賦役繁重棘雖復舊而不願為之氓也成公不知行仁政去苛征以起人願附之心而區區恃兵威以加之則其叛自若也他日汶陽之田復歸于齊雖出於

晉侯之命然亦其人民攜叛魯不得而留之爾有國家者可不戒哉

大雩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鄭伐許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三月壬申鄭伯堅卒杞伯來朝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公如晉葬鄭襄公秋公至自晉冬城鄆鄭伯伐許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杞叔姬見出而來歸猶郯伯姬也

仲孫蔑如宋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梁山崩

易之剥象曰山附於地剥山足朽壤下剥上也是爲陰陷陽臣逼君之象當春秋時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弑君亡國累累而見是則梁山崩不爲無所自致矣梁山晉地也

秋大水冬十有一月巳酉天王崩十有二月巳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二月辛巳立武宫

周不毁廟三后稷文武魯不毁廟二周公伯禽若武公於魯爲十一世祖而非始封之君世遠當遷久矣而復立武宫非禮可知也

取鄟衛孫良夫帥師侵宋夏六月邾子來朝公孫嬰齊

如晉壬申鄭伯費卒秋仲孫蔑叔孫僑如侵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冬季孫行父如晉晉欒書帥師救鄭

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魯郊僭禮也鼷鼠食郊牛角者再是於僭禮之中又慢而不以誠也

吳伐郯

楚之始見也曰荆敗蔡吳之始見也曰吳伐郯其不

以爵氏人名稱者雖春秋之法然亦以見其勢之猶微也方其勢之猶微使爲中國者能深思遠慮抑遏其鋒則用力不難而遺禍不烈矣奈何楚之始見也當齊桓之初霸方欲養其恩以張已之功吳之始見也當晉景之不競方欲資其力以爲已之助於是消濁不塞而成川熖火不撲而燎原其始事也簡其將畢也巨故吳楚之禍至於盟宋盟黄池此豈一朝夕之故哉易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由辨

之不早辨也聖人於易示其象於春秋著其事所以爲諸夏之戒明矣

夏五月曹伯來朝不郊猶三望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公至自會

吴入州來

州來楚邑也晉通吴於中國而資之以撓楚故吴爲之入州來也他日吴爲中國之患有甚於楚者蓋自

晉之通吳始矣

冬大雩衛孫林父出奔晉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說者謂春秋書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歸齊者惡予奪之不常焉爾此非至論也夫制命之道義爲大信次之義立而後可信也非義而信不可也使汶陽本齊之地而晉昔也劫而與魯今也命之歸齊謂之改過遷善可也豈得以與奪不常罪之惟汶陽本魯之

舊既用師於齊而歸之魯矣於義不當復奪而與齊此韓穿來言所以必書於春秋也此論不明則恐世之爲政者知戒夫與奪之不常而不以義權之則必有執過遂非之患矣

晉欒書帥師侵蔡公孫嬰齊如莒宋公使華元來聘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晉侯使士燮來聘

晉士燮來聘蓋役魯以伐郯也凡假聘以役諸侯不得爲有禮故書

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

吳伐郯不能救郯事吳輒伐之故不救爲不忠伐爲不恕

衛人來媵

媵常事也何以書禮天子求后於諸侯王后歸于京師以姪娣從三國往媵之亦以姪娣從故一娶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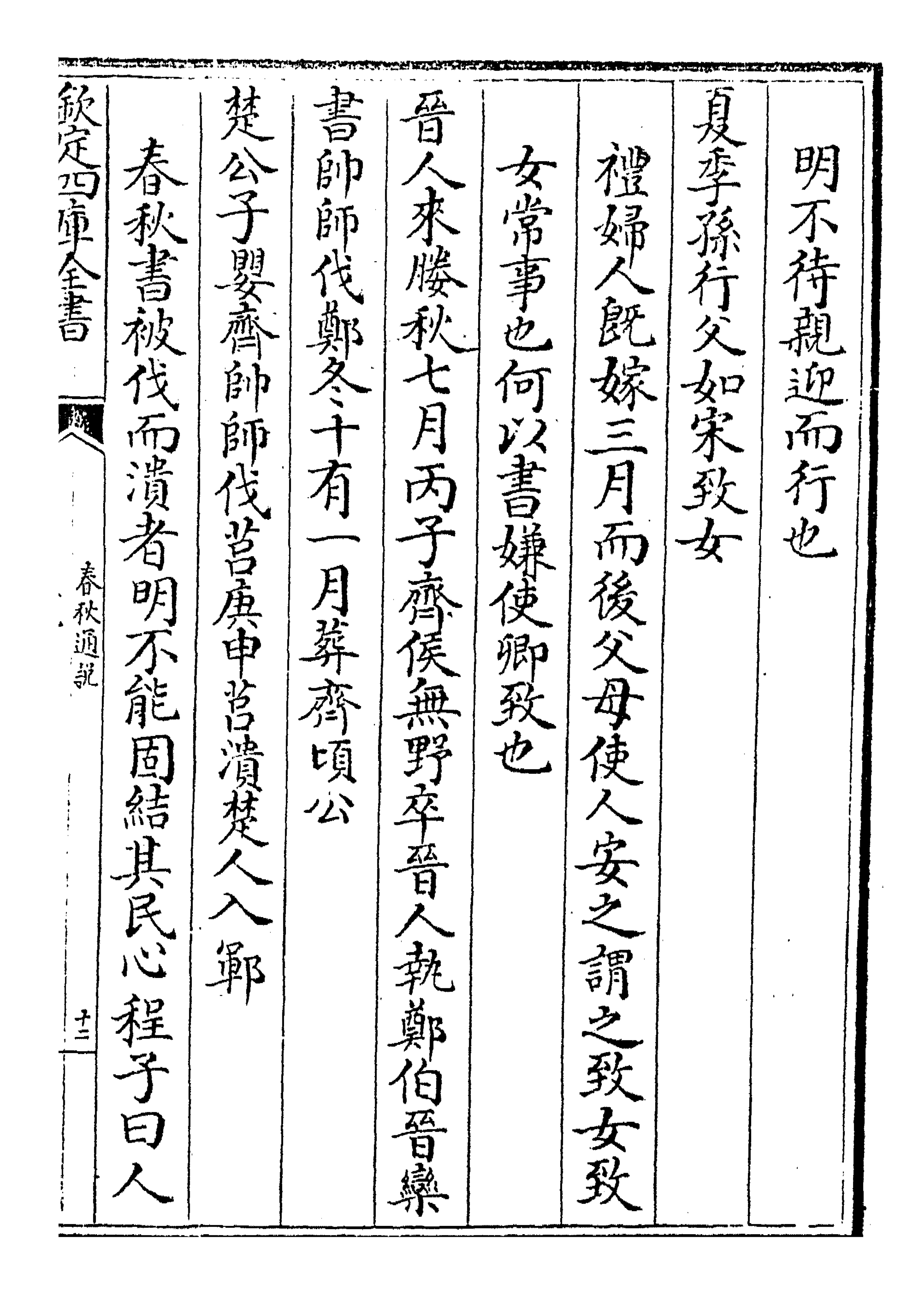
女諸侯嫁女于諸侯以姪娣從二國往媵之亦以姪娣從故一娶九女今魯嫁女于宋而三國媵之故書也夫爲國君者妾媵不具固無以廣嗣然多而無節亦非禮也是以妾媵過多則費用廣而財匱御幸踈而怨興嬖寵乘而政亂故春秋來媵不書而三國來媵則書之所以明妾媵過多爲後世戒也嗚呼使此義明則後世人主安有掖庭數千人如晉武帝之淫侈者哉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叔姬爲杞伯所出義與杞絶矣禮女嫁未三月而死猶歸葬於女氏之黨豈有生而出死而返葬乎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杞非禮矣杞伯逆叔姬之喪以歸而魯從之魯亦非禮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公至自會

二月伯姬歸于宋



明不待親迎而行也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禮婦人既嫁三月而後父母使人安之謂之致女致女常事也何以書嫌使卿致也

晉人來媵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

春秋書被伐而潰者明不能固結其民心程子曰人

君之道以民心悅服爲本故雖率之以犯難則効死
而不去夫能使民効死而不去豈有逃其上而潰者
哉左氏謂莒城惡而潰楚遂入鄆非知本之論也

秦人白狄伐晉鄭人圍許城中城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夏四月五卜郊不從
乃不郊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齊人
來媵丙午晉侯獳卒秋七月公如晉冬十月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

及郤犨盟夏季孫行父如晉

晉人止公九月而後歸之然猶亟於聘魯者豈復有親魯之意哉疑其叛而要結之也魯侯被晉之辱然猶繼朝而聘晉者豈復有德晉之心哉畏其威而諂事之也晉以要結爲信魯以諂事爲禮二者皆小人之相與焉爾

秋叔孫僑如如齊冬十月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秋

晉人敗狄于交剛冬十月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霸主帥諸侯以討伐之事而諸侯必以師從無待於乞師也其乞師者必有廹切之辭如楚申包胥乞師于秦曰使下臣告急之類故書曰乞師賤之也

三月公如京師

公如京師者假道于京師也左氏僖三十年秦將襲鄭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鄭商人

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以此觀之秦兵東出必道自周故晉師東諸侯西向以伐秦亦必假道於周明矣春秋魯十二公而覲天子者二皆不得謂之禮者僖朝于王所成如京師是也僖執朝王之禮而不行於京師則非其所矣成假道于京師因以朝王而意不在朝王矣故皆不得謂之禮也以其皆不得謂之禮故書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

郲人滕人伐秦

春秋書秦晉之爭所以著二國往來之私憾非關於中國大計也左氏載此年晉侯帥諸侯伐秦使吕相絶秦其言若可觀而實非也如圍鄭一役晉文欲以報私怨爾而挾秦以圍之鄭使燭之武說秦君而秦爲退師此乃秦君知過而改非可以是咎秦也當是時子犯請擊之而文公不聽亦理所當然何足以爲賜而曰有大造於秦哉况晉止及秦圍鄭他無從諸

侯而曰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如此等語大率皆誑

秦爾夫奉辭臨敵不出於實而出於誑果何以服敵

國之心哉

曹伯廬卒于師秋七月公至自伐秦冬葬曹宣公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

衛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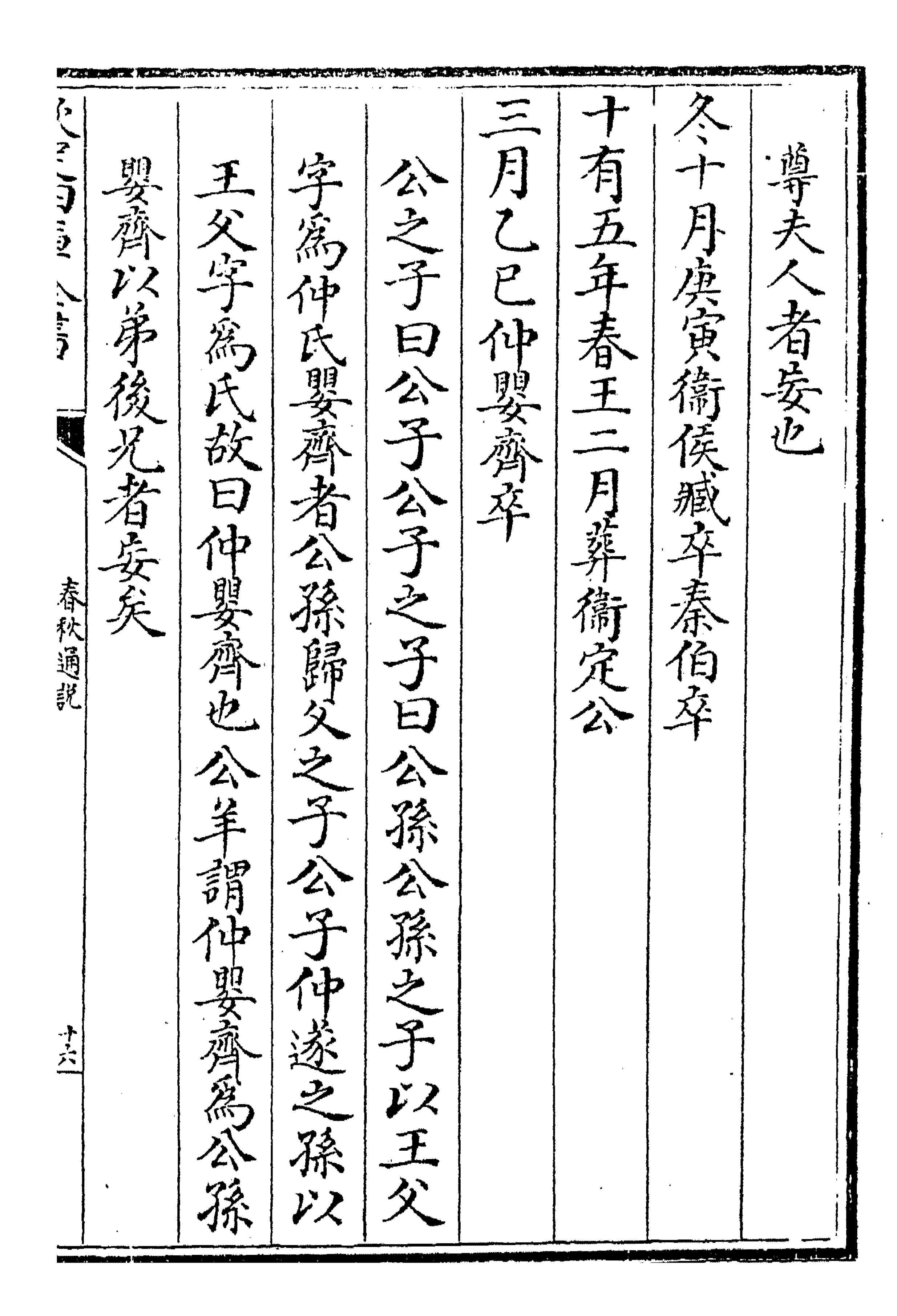
春秋内逆女三皆大夫專之也觀翬遂之事則知僑

如之事矣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春秋内大夫或稱族或舍族者以前後一事故後從省文爾如前書叔孫豹及晉趙武楚屈建會于宋故後書豹及諸大夫盟于宋如前書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故後書意如至自晉其稱族舍族者豈復有意義存乎其間哉左氏以僑如稱族爲尊君命舍族爲



尊夫人者妄也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秦伯卒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公之子曰公子公子之子曰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為仲氏嬰齊者公孫歸父之子公子仲遂之孫以王父字為氏故曰仲嬰齊也公羊謂仲嬰齊為公孫嬰齊以弟後兄者妄矣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左氏載曹負芻殺世子自立之事不見於經是未必然晉合諸侯既列曹伯於盟而後執之蓋執之必不以其罪故書之也觀明年曹人再請曹伯于晉而始歸之使曹伯殺世子以自立當不爲國人所與何至再請于晉哉

公至自會夏六月宋公固卒楚子伐鄭秋八月庚辰葬

宋共公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

左氏載宋司馬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於是華元爲右師曰我爲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既而左師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返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華元使向戌爲左師老佐爲司馬樂裔爲

司寇以靖國人觀此則華元之志在於強公室靖國亂且其出奔即返庶幾於易不遠復無祇悔之義也何以書曰即經意攷之如曰華元出奔晉曰自晉歸于宋者可以見其結晉霸之援而求得志於其國也既得晉援而返國於是殺蕩澤逐五大夫舉宋國慶賞刑威之柄惟已之所欲為其所謂強公室者實弱之所為靖國亂者實亂之也此而不治則世之姦臣挾外援以求專其國者皆得借是以逞矣

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

殊會者往會之也往會之者尊之而不敢屈致之也王世子在首止而諸侯往會之故曰會王世子于首止吳在鍾離而諸侯之大夫往會之故曰會吳于鍾離

許遷于葉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周之春正月夏之冬十一月也宜寒而燠非冬時之正故春秋以無冰為異而書也至若凝寒之極雖在正冬亦為災之象故春秋以雨木冰為異而書也雨木冰者雨纔著木即成堅冰寒極可知矣如漢桓帝延熹中冬大寒殺鳥獸魚鼈竹柏之葉有枯傷者襄楷云不出二年天子當之是亦寒極為災也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鄭公子喜帥師侵宋六月丙寅朔

日有食之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自邲之戰中國不振旅而楚遂狎主諸夏之盟終晉

景之世不能雪此辱也今厲公不煩多助一戰勝楚

鄢陵之功視城濮有光焉宜聖人與之也何以書曰

上智謀國者不畏多難而畏無難不憂有敵而憂勝

敵何者世惟賢哲之君能保勝持盈而侈闇之君幸

有功名可矜無外患可懼鮮不底於喪亡者也左氏

載鄢陵之戰晉諸大夫皆欲之獨范文子不欲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強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強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内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内憂盍釋楚以爲外懼乎旣戰楚師敗績文子使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於是厲公反自鄢陵而侈益甚欲盡去諸大夫而立其左右逾年殺三郤立胥童欒書中行偃殺胥童弑厲公國内大亂卒如范文子之所料

嚮使其不能勝楚恐恐乎敵國外患之來則君臣儆懼當不至此矣是知鄢陵之功晉國之禍也故蘇轍氏論西晉之亂由於平吳之功以為使吳不亡則晉之君臣勵精不懈是吳不滅而晉不亂也羊祜畫平吳之策不如范文子先見之明信矣哉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不見公者矜勝楚之功而驕諸侯也其侈益甚不待

反自鄢陵而後見矣小夫淺人不能居成功者如是哉

公至自會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尹子王官也其致王官會伐者挾天子以令諸侯也

曹伯歸自京師

曹伯歸自京師正也何以書蓋晉侯挾天子以令諸侯雖寘曹伯于京師而操縱在己也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公至自會乙酉刺公子偃

十有七年春衛北宫括帥師侵鄭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秋公至自會齊高無咎出奔莒

九月辛丑用郊

魯郊僭禮也九月郊非時也用郊又非禮也用郊者

以郊爲用也蓋諂神以求福爾如後世秦苻堅因王猛疾病特爲親祈南北郊之類是也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邾子貜且卒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楚人滅舒庸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庚申晉弒其君州蒲

晉厲公嗣霸數年之間北挫狄于交剛西敗秦于麻隧南破楚于鄢陵威名震赫遠過前代而卒以驕侈失德致殺身亂國之禍此可為萬世永戒矣故秦并六國而二世滅隋一天下而煬帝亡秦苻堅平燕翦代而為淝水之敗唐莊宗滅梁下蜀而有嗣源之禍李景取閩并楚而有淮南之失故曰有道之主能持勝信矣左氏載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厲公而春秋不名首弒者蓋厲公得罪於諸大夫而弒之者衆

首從難分故稱國以弑也

齊殺其大夫國佐公如晉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匄來聘秋杞伯來朝八月邾子來朝築鹿囿己丑公薨于路寢冬楚人鄭人侵宋晉侯使士魴來乞師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丁未葬我君成公

春秋通說卷九

春秋通說卷十

宋　黄仲炎　撰

襄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宋魚石奔楚楚為之伐宋取彭城使魚石居之是魚石叛君而楚黨叛也諸侯之大夫討而圍

之義也何以書政在大夫也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

杞人次于鄫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九月辛酉

天王崩

邾子來朝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罃來聘

左氏謂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禮也是知有

諸侯而不知有天子也天王崩諸侯莫以君喪爲慼

而嘉好之私不廢無臣子之義罪莫大焉尚得謂之

禮乎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鄭師伐宋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六月庚辰鄭伯睔卒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惡伐喪也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己丑葬我小君齊姜叔孫豹如宋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

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書遂城虎牢惡用巧謀以偪鄭也昔齊桓嘗討伐諸侯矣直伐之圍之未用他巧也至晉文城濮之戰狐偃先軫之徒始教其君以譎濟焉又至悼公用孟獻子之言城虎牢以偪鄭蓋以虎牢鄭地諸侯之師據而城之扼其險要絕其道里使鄭人廹蹙無聊則不得不聽命於晉是不以城為守而以城為攻也其為計益巧矣夫為計益巧則為毒益深是以生人之禍

不至於戰國嬴秦不止也說者多謂虎牢楚鄭之衝晉城而據之卒能遏楚而服鄭乃聖人所與不知城虎牢本不足以遏楚而楚之爭鄭自若也鄭人屢叛而後從者亦由備於屢伐之故豈城虎牢之功哉且謂城虎牢以偪鄭而聖人與之則孔子乃孫武子之徒春秋乃兵家之書挈攻取之能者以教天下也誣經以誤世罪莫大焉經不繫虎牢於鄭者以十年戍虎牢而繫之鄭而此可以不繫之鄭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吳楚相攻諸侯之福也何以書曰諸侯以自治為福而不以二國相攻為福也幸強暴有相攻之釁而指以為福者此淺智之謀而非仁人之願也仁者之於物無不愛也鳥獸草木猶恐殘之况二國之民乎况吳楚相攻則荆揚之生齒必有被兵革之禍肝腦塗地父子不相保者矣故聖人憫而書之也

公如晉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公至自晉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

單子王官也其致王官于會者是挾天子以令諸侯也盟者不相信也其同王官於盟者是以所不相信者施於所尊也罪莫甚焉

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秋公至自會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夏叔孫豹如晉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葬陳成公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冬公如晉陳人圍頓

五年春公至自晉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叔孫豹覿鄫世子巫于晉以成屬鄫鄫小國也於是有莒患故魯屬之挾巫以覿晉而求庇焉魯人恤小寡之美意也何以書為亡鄫而書也今年豹覿巫于

晉明年鄫見滅于莒則知魯為鄫謀者不忠矣世有受人託其妻子而凍餒之且為有罪況受人託國而亡其國者哉雖然亦以見晉悼之不仁也古之聖王子惠困窮惠鮮鰥寡於人情所甚忽者常加念焉此之謂仁也今晉受鄫巫之覲而莫或庇之得非以鄫之困窮削弱不足為中國之利害而遂藐然視之歟非仁者之用心矣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秋大雩楚殺其大夫公

子壬夫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

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雞澤之會晉侯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吳人不至蓋

至今始遣壽越如晉而晉人為之張皇焜燿奔走列

國之大夫諸侯既迎之於善道復會之於戚正漢汲

黯所謂罷敝中國以事遠方之人是也說者皆謂鍾

離善道以殊會吳書者外之也至會于戚遂同於中

國是不然殊會者非外吳也尊吳爾吳在鍾離而諸

大夫往會之故曰會吳于鍾離吳在善道而二國往會之故曰會吳于善道至戚之會吳人實來則不可以往會之例書之故序於諸國之下也若謂戚之會春秋遂同之於中國則後曰柤之會向之會復以殊會書者豈既同之而復外之耶

公至自會

冬戍陳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陳有楚患諸侯戍而救之義也何以書不誠於救陳也蓋晉之君臣知計利害而不知計是非以鄭居晉楚之衝利害爲切則盡力以爭鄭以陳近楚之國利害爲輕則不盡力以恤陳觀范宣子之言曰有陳非吾事無之而後可不思陳中國也義所當恤同室有鬬被髮纓冠豈曰非吾事哉戚之會諸侯返旆而後遣戍楚師伐陳而諸侯救之是姑存救陳之名而已猶非吾事之急也

辛未季孫行父卒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夏宋華弱來奔秋葬杞桓公滕子來朝莒人滅鄫冬叔孫豹如邾季孫宿如晉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七年春郯子來朝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小邾子來朝

城費

季孫宿專魯之柄務强其私邑以弱公室自謂益城

足以為憑藉無窮之計不知他日資南𠜊之叛者費之城也然則設險者果何恃哉

秋季孫宿如衛八月螽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鄭伯髠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

陳侯逃歸

說春秋者皆謂陳侯逃歸罪陳侯也是不然東冰西

炭寒者不得不西左淵右畔溺者不得不右陳侯困於楚師之虐而晉不能恤於是逃晉即楚以紓其患蓋勢之所驅豈情所樂哉經書陳侯逃歸於會于鄬之下所以明晉悼不能恤陳而致陳之逃也責在晉也由此推之凡為人君不能恤其民而致民之叛者亦不得以自恕其責而惟民之責矣故漢龔遂論渤海盜賊以為民困於飢寒而吏不恤之所致此非察於勢之所驅而明為上者之責哉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夏葬鄭僖公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公在晉而季孫宿會晉侯蓋襄公微弱權在季孫故也然晉侯捨魯之君而會其權臣亦豈為知義者哉

公至自晉莒人伐我東鄙秋九月大雩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晉侯使士匄來聘

九年春宋災夏季孫宿如晉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秋

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晉悼公三歲之間而伐鄭者四伐而鄭服則盟盟而楚師至則又叛叛而又伐此不可專罪鄭之反覆也觀左氏八年鄭及楚平使伯駢告于晉曰君命敝邑脩而車賦儆而師徒以討亂略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討于蔡今楚來討曰爾何故

稱兵于蔡焚我郊保馮陵我城郭剪焉傾覆無所控告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夫人愁痛不知所庇而受盟于楚是則鄭人之情亦可哀已當時晉大夫惟荀罃能自知其過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由此言之夫不能庇鄭而徒以責鄭之不服是伐無罪之國戮無辜之民爾勞師徒費盟歃道敝諸侯而不知止焉盖自霸國爭鄭以來未有如晉悼之不仁也

楚子伐鄭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公至自會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晉師伐秦

秋莒人伐我東鄙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

春秋書盜者不罪為盜而罪致盜者也夫不罪為盜

者非以盜為無罪也為不足罪爾茍為國者必能脩禮義之教明刑政之防其德足以愛而人不忍其威足以畏而人不敢則安有盜犯其上者哉禮義不立刑政不脩其德不足愛而怨叛起其威不足畏而侮慢生此盜所由作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即春秋書盜之義也

戍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公至自伐鄭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周制天子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次國二軍魯為次國舊止二軍爾今三家專魯於是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又增為一軍故曰作三軍也或謂魯頌云公徒三萬鄭氏注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則三軍魯之舊爾何以謂之作三軍耶不知凡舉成數皆舉所近者若魯三軍則是三萬七千五百人大數當為四萬此頌美僖公宜侈其事不應減退其數以三萬言也此可見公徒三萬止謂二軍明矣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公至自伐鄭楚子鄭伯伐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先儒多謂蕭魚之會不以盟書蓋晉悼公推誠以感鄭故鄭亦以誠應之自是鄭不叛晉者二十有四年

殊不思至誠感人帝王盛德也晉悼公三歲之間大舉兵以加鄭者四挾齊牛僨豚之勢惟恐鄭之不速斃也蕭魚之會特諸侯會爾若悼公待鄭則未能推赤心忘盟誓也當伯駢行成之際晉趙武入盟鄭伯鄭子展出盟晉侯而經不書以其不勝書故略之爾誠何有焉然自是不復叛者蓋鄭被晉楚之師至是不勝憊矣不惟鄭憊而諸侯之師亦疲矣不惟諸侯疲而楚人之力亦困矣楚力既困故其怒止於執鄭

告絶之行人明年楚子審卒國內多事自是有吳人之敵疲於戰爭故不暇及鄭爾向使蕭魚之後楚之討鄭未已則鄭人必又將受盟于楚而晉人必又將帥諸侯悉師以起矣夫論事不窮其實而舉盛德之譽加於黷武之人使不仁者得竊仁之名則夫人何畏而不為不仁哉

公至自會楚人執鄭行人良霄冬秦人伐晉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

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穀梁子謂遂繼事也受命而救台不受命而入鄆不知宿方專魯雖首事救台亦豈受命邪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秋九月吳子乘卒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公如晉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夏取邿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冬城防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

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吴于向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宫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己未衛侯出奔齊

衛孫林父之出其君罪不容誅矣然使衛侯無甚失德國人與之雖百林父亦安能肆其逆哉按左氏衛侯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射鴻于

圍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棄信與禮他可知矣故師曠語晉侯曰良君將賞善而罰滛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乏祀百姓絶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滛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故春秋書衛侯

出奔齊豈不足為後世人君之明戒哉衛侯不書名

杜預云從告文也

莒人侵我東鄙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閲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

邾人于戚

會于戚謀定衛也衛孫林父出其君其罪大矣不令

之臣天下所惡也今晉不能討乃因以定之豈非列

國大夫皆林父之輩同惡而相濟歟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劉夏逆王后于齊

春秋十二王而逆后者二蓋以非禮而書也祭公因外交而逆者也劉夏非卿而逆者也因外交而逆者不稟命於王也非卿而逆者輕母儀之道也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魯國三軍制於三家公室兵力不足故救成而不敢

進也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城成郛者名曰備齊其實城孟氏私邑爾假齊藉口以遂其私欺君罔上之謀也然孟氏邑而叔季城之何也三家合為一體以弱公室也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邾人伐我南鄙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

或謂雞澤之會諸大夫與陳袁僑盟而曰諸侯之大夫此不曰諸侯者見晉悼雖使大夫任政而其精神猶足以制之故曰諸侯之大夫言有君也平公昏庸大夫直主中國之盟不復有君矣故不曰諸侯也是不然春秋凡出内大夫之名則書諸侯之大夫不出内大夫之名則不書諸侯之大夫也襄三年叔孫豹

及諸侯之大夫盟二十六年豹及諸侯之大夫盟所謂出内大夫之名則曰諸侯之大夫是也溴梁之盟所謂不出内大夫之名則不曰諸侯之大夫是也皆所以見公室之微大夫强而任政也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齊侯伐我北鄙夏公至自會五月甲子地震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大雩冬叔孫豹如晉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宋人伐陳夏衛石

買帥師伐曹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九月大雩宋華臣出奔陳冬邾人伐我南鄙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

書白狄來者猶書介葛盧來之義也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秋齊侯伐我北鄙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齊環數行不義陵虐魯國晉平公帥諸侯討之義也

何以書曰晉平不能奉辭以討齊徒圍以重兵焚其四郭齊之民何罪哉然卒不得其服而止是以聖人惡而書之也杜預謂諸侯同心俱圍齊故曰同圍不知僖四年齊帥諸侯伐楚定四年晉帥諸侯侵楚時楚行不義而諸侯討之亦不可謂不同心者矣而不以同伐同侵書也盖同圍者經文圍字略如同字重寫之誤爾

曹伯負芻卒于師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晉人執邾子公至自伐齊取邾田自漷水

昔申叔時謂楚子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以討召諸侯而以貪終之無乃不可乎邾人黨齊以伐魯牽牛以蹊者也取邾田自漷水而奪之牛也蓋晉暴而魯貪也

季孫宿如晉葬曹成公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秋七月

辛卯齊侯環卒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聞喪不伐而班師事之至善者也何以書穀梁子曰

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士匄外專君命故非之也

然則為士匄宜柰何墠帷而歸命于介此說得之如

公羊子云進退在大夫謬矣春秋之亂正在於人臣

之無君故聖人惡而書之苟不以君命雖事之至善

如士匄不伐喪者猶為有罪況不善者哉此義行而

人臣之分得矣後世若隋高熲將兵伐陳會陳有喪必請於文帝奉詔而班師斯亦庶幾春秋之義也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齊殺其大夫高厚鄭殺其大夫公子嘉冬葬齊靈公

城西郛

西郛內城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竟今魯襄懼齊而城西郛是又捨四竟而守內城可謂卑之甚矣孟子曰

國家閑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豈徒以城築為固哉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城武城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霸者合諸侯大率以强弱為尊卑而王爵廢矣故齊侯爵也而處宋公之上薛與杞伯爵也而位莒子邾

子之下豈非齊視宋為强杞薛視邾莒為弱因其强

弱而先後之歟此與匈奴之俗貴壯健而賤老弱者

不異矣

秋公至自會仲孫速帥師伐邾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

左氏謂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蔡人殺之書曰蔡殺

其大夫公子燮言不與民同欲也盖其說有未盡者

夫蔡公子燮欲去楚之晉是明于去舍之分者盖擇

能者百事之義也雖不同衆而可以化衆不合俗而可以變俗聖人烏得而罪之然其可罪者在於不知化衆變俗之方爾蔡人習於事楚之久而非一旦所能奪也為變之贊君者當以逆順之理開道其國人如盤庚遷都必先敷其所謂心腹腎腸者雖人心始疑未有不終信也茍獨持己見斷以必行不能開道羣情使之勉聽非取禍之道哉變之見殺殆為是也春秋賤人犯上者書盜今殺變者下之人爾不書

盜而書蔡人何也蓋蔡之大夫亦有與於殺變者也

蔡公子履出奔楚陳侯之弟黄出奔楚叔老如齊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季孫宿如宋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左氏謂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皆以地來奔求食而已不求其名故春秋皆名之以章其惡焉説者多從之而不知非聖人意也夫庶其牟夷黑肱竊邑叛君

為盜賊穿窬之事彼何暇以書名史冊爲愧哉而盜賊穿窬之輩亦何足以重辱君子之譏哉然春秋所以書者正以見魯之罪焉耳當叛人竊邑奔竄使天下諸侯皆莫之容則盜賊穿窬之事當不禁而自絶今乃利其賂邑而招聚之則世之叛竊者復何所憚哉魯以周公伯禽之國而為盜賊穿窬之淵藪盜所隱器與盜同罪是以聖人惡而書之非徒以責叛人也庶其牟夷黑肱者邾莒之大夫也惟大夫得食采邑

故以邑奔非大夫不得以邑奔矣左氏以為庶其非
卿以地來雖賤必書尤妄也春秋非大夫不名
夏公至自晉秋晉欒盈出奔楚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曹伯來朝公會晉侯齊侯宋
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夏四月秋七月辛酉
叔老卒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
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公至自會楚殺其大夫公

子追舒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三月己巳杞伯匄卒夏邾畀我來奔葬杞孝公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陳侯之弟黄自楚歸于陳

陳侯之弟黄出奔楚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弟也陳侯之弟黄自楚歸于陳挾强楚之勢以制其兄也天倫之滅至此極矣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魯弱于齊而不能抗齊久矣豹豈不知之何待至雍榆而後止耶蓋昔日魯有齊患而晉為之合諸侯以圍之晉有齊患魯於義不容恝也於是出救晉之師以為名而已矣

己卯仲孫速卒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蘧伯玉曰不以道事君者其出乎

晉人殺欒盈

晉欒盈一奔臣爾非有兵柄在其手也當其奔楚之時平公為之再合諸侯于商任沙隨以錮之而卒莫能制之也至於自楚奔齊自齊入絳使其君臣奔走舉國騷動蓋僅而後勝之此其故何哉主威衰奪政出多門卿大夫之間各為朋黨韓趙范中行氏則與欒盈為仇魏獻子及七輿大夫則與欒盈為黨故欒

盈之亡也由范宣子逐之其復入也由魏獻子主之爾向使政由君出能正典刑羣臣同心以屏邪慝則安有奔亡復入如欒盈者哉平公不能知此區區率諸侯為錮欒氏之謀是猶寇在室廬而操挺刃以索諸路蓋亦疎矣為人君者可不鑒哉

齊侯襲莒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仲孫羯帥師侵齊夏楚子伐吳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齊崔杼帥師伐莒大

水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公至自會陳鍼宜咎出奔楚叔孫豹如京師大饑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齊崔杼自虛打同盟專國柄者二十五年矣而其君終莫之疑也是以一旦動於惡焉易曰履霜堅冰至

蓋言順也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聖人於易示其象於春秋著其事所以為後世人君之戒嚴矣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齊取朝歌者晉人之私憾也杼弒其君天下之大惡也今晉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弒君說而遂釋之是知有一己之私憾而不知有天下之

大惡也昔者晉中行穆子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曰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我獨何好焉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所喪滋多乃殺叛人是不以己私欲而成人之叛也今晉平公以己私憾而成弑君之賊其亦異於穆子矣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於重丘公至自會衛侯入于夷儀楚屈建帥師滅舒鳩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

巢卒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

孫林父甯殖逐其君衎而立剽十三年矣今甯喜復弑其君剽而納衎衎視易置其君不如奕棋者何哉觀衎之求復使與甯喜言曰茍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盖喜之弑剽而納衎為政將由已故也其心本貪於專政其謀乃至於易君由此觀之國有專政之臣其為君者危亦甚矣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夏晉侯使荀吳來聘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晉獻公蔽於驪姬之譖殺世子申生終其身莫之悔也宋平公惑於伊戾之譖致世子痤縊而死然徐悟其無罪也乃亨伊戾比晉獻公之罪可末減矣而春秋必書殺世子者所以戒後世為君父者來讒賊以滅天性雖悔罪不能贖也可不謹哉漢武帝信江充

之誣殺戾太子其後感悟因車千秋之言明太子無罪遂族滅江充且為歸來望思之臺以寓其悲傷之意然則何及哉使武帝嘗攷諸春秋書宋平公殺世子痤之事知後悔之無益則當致察於太子未亡之日矣

晉人執衛甯喜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葬許靈公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宋之會晉楚分霸也盖晉屈於楚而以弭兵為名也於是盟于宋楚先晉歃而書先晉者抑楚以存晉也

衛殺其大夫甯喜

人臣專國至於挾廢置人君之權鮮有不為其君所忌而及於禍者也霍光擁昭立宣存漢社稷然使天

子凜然於驂乘之際卒貽赤滅之誅夫以霍光忠貫日月猶不免禍況以立君為利如衛甯喜者哉故雖有立衎之功而卒不為衎所容者術使然也此可以戒亂臣矣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夏衛石惡出奔晉邾子來朝秋八月大雩仲孫羯如晉冬齊慶封來奔十有一月公如楚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乙未楚子昭卒

十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葢相去四十二日則閏月明矣而不書閏月者明喪不數閏也禮謂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喪以閏數則二年之内已有二十五月安得謂之三年哉晉簡文帝之喪再周而遇閏博士謝攸引春秋乙未楚子昭卒之文不云閏月而言十二月者附正於前月喪事先遠以閏

月祥此論得之矣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據春秋成公昭公皆正月在晉不書而此書在楚何也晉中國也公在中國猶在其國不為危且辱也若夫楚南蠻也而以秉禮之國往朝事之至於滞留之久衣冠玉帛委在荆蠻已大屈辱矣而況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得無有衷甲之變如宋之盟因執之禍如唐侯蔡侯者哉此又可危之甚矣故春秋從逐君之

例於歲正月書公在楚所以明臣子憂君父之情垂
教於萬世者篤矣嗚呼使永嘉之臣子能講春秋之
義則安有青衣行酒之辱哉
夏五月公至自楚庚午衛侯衎卒
閽弑吳子餘祭
易說卦艮為閽寺唐李訓謂古閽氏今宦官也閽弑
吳子豈無故而然哉是必由吳子與之狎昵或任以
政事使不知其君之威而後動於惡爾故春秋書閽

弑吳子餘祭所以為人君狎昵閹宦者之戒也自此義不明而後漢唐人主皆被其禍而國家亂亡隨之雖唐文宗有感於春秋之義内謀翦除而卒貽甘露之變蹀血禁廷者此非春秋誤之也蓋春秋紀禍之著正欲為人君者有所戒懼而謹其微焉爾儻不於其微而致謹焉如蘇洵所謂既去又去旣踈又踈始與之狎昵終委之政柄使禍亂之根盤結而不可拔乃欲以一朝除之難矣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子太叔所謂不恤宗周之闕而夏肄是屏者固已非義矣況大夫為政也哉
晉侯使士鞅來聘杞子來盟
吳子使札來聘
胡氏謂季札遜國事聖人不取故於春秋書吳子使札來聘無異於楚椒盖以不稱氏族為貶也不知春

秋之紀事皆為戒而已矣不以稱氏族為褒亦不以不稱氏族為貶也椒札之名遠罷之氏公子嬰齊之族皆以見吳楚之强爭諸侯奸中國而已非有輕重於其間也若夫遜國之事自是季札之善聘魯之役自是吳子之謀二者不相關也聖人豈得因其聘魯而致不足於其遜國也哉

秋九月葬衛獻公齊高止出奔北燕冬仲孫羯如晉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遠罷來聘夏四月蔡世子般

弒其君固五月甲午宋災

宋伯姬卒

經書宋災宋伯姬卒自是兩節如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公至自會是公之還不必同於己巳諸侯盟之日也庚午衛侯衎卒閽弒吳子餘祭是閽之弒不必同於庚午衛侯卒之日也以此推之則宋伯姬卒亦豈必同於宋災之日哉左氏見經書宋伯姬卒於宋災之下遂謂伯姬待姆而逮逮於火也公穀二

傳從而張其說謂春秋賢其正行凡所以書納幣書來媵書歸宋書卒葬詳其事者賢伯姬故也不知春秋所以詳其事者豈為是哉聖人豈以一婦人待姆之賢而書之若此費辭哉盖經書公孫壽納幣嫌使公孫也三國來媵惡非禮也伯姬歸于宋不待親迎而行也此書宋伯姬卒以書葬不可以不書卒也然而書葬者何也春秋諸侯之夫人非霸主也必使大夫弔喪卿共葬事而施於他國者殆鮮焉今為宋夫人卒

而使卿共葬事若奉霸主者不已過乎此無他自宋向戍善於楚屈建克合晉楚之成故諸侯之畏楚者不敢不厚於宋是以叔弓為宋夫人送葬者為宋向戍也為宋向戍者為楚屈建也不然魯女適諸侯卒者多矣未有書卿送葬者而書卿送葬獨於共姬見之可以察其情矣禮不于其宜而于其勢此聖人所以惡魯也

天王殺其弟佞夫王子瑕奔晉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

共姬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冬十月

葬蔡景公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

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經書諸侯之會皆非禮也然未嘗書其所為而書其

所為者舉其尤者爾會于稷以成宋亂會于澶淵宋

災故是也蔡般以世子弒君父大惡也宋災小事也

舍大惡不討而謀宋災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

功之察也自晉人廢討賊之義而後楚子虔得竊是義以行之以討陳亂為名而滅陳以討蔡亂為名而滅蔡盖澶淵之會為之也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楚宮者杜預謂公適楚好其宮歸而作之是也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左氏載公薨于楚宮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毀也其曰毀者左氏失之爾公薨

子野立則立子野者襄公所命也時季氏專國以為子野非已所立故於其次于季氏而害之以毀聞爾春秋書子野卒於公薨之下則姦臣之情狀豈不可見哉其曰子者未逾年之君也為内諱故不言弑猶子般子赤卒不言弑也

己亥仲孫羯卒冬十月滕子來會葬癸酉葬我君襄公

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春秋通說卷十